

ppaper 188

2017 12月5日 99元
HKD 38 | RMB 30



好質感的文明生活

IVE專欄：
創意人，你到底值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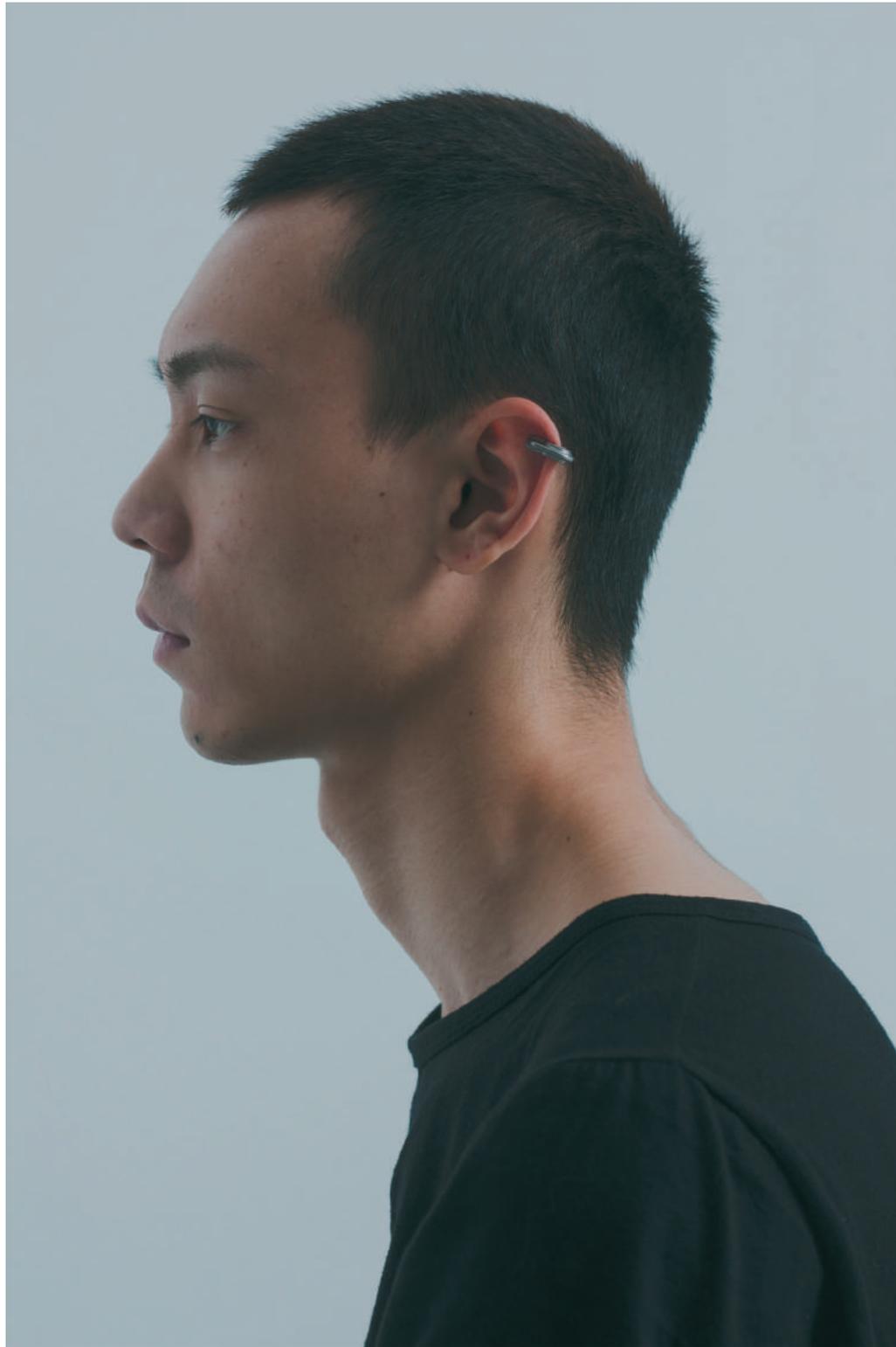
STICKY MONSTER LAB
萌呆無敵的療癒怪物

NOD YOUNG
遠離觀眾的情感佈局

ZISHI ART 只是設計工作室
張簡士揚：潮是對根源的新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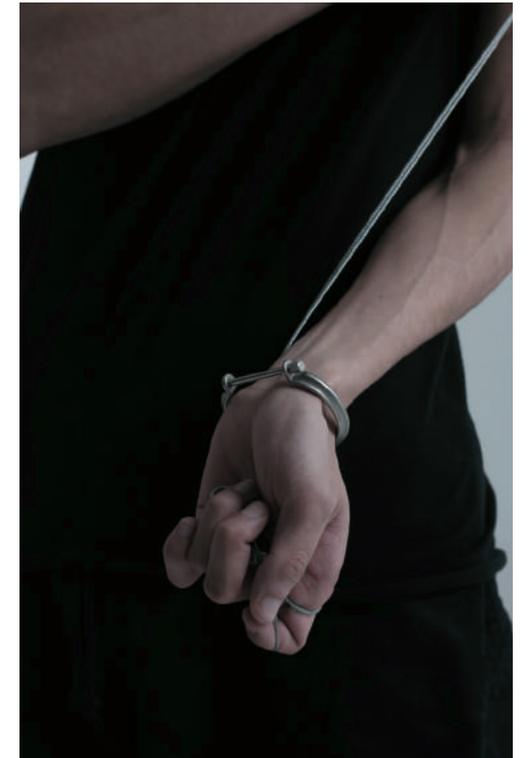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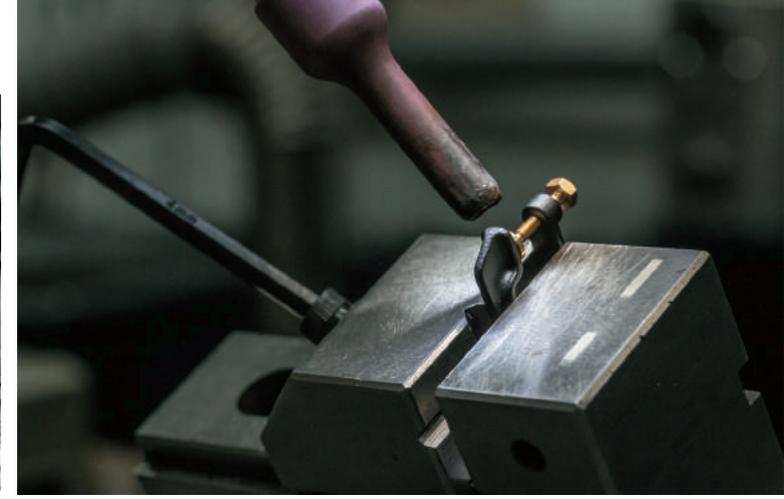
LUMIO
社群募資點亮新世代設計夢

NEW 16 個你不能不知道的亞洲新勢力 ASIAN CREATION



DRILLING LAB
陳呂維：限縮慾望忠於愛
 by Clyde Liu

(本頁) Clamp 系列夾式耳環, ©DRILLING LAB / (對頁上) Clamp 系列手環與夾式耳環製作工法, ©DRILLING LAB / (對頁下左) Clamp 系列夾式耳環, ©DRILLING LAB / Clamp 系列手環, ©DRILLING LAB



大自然是造物者最無私的饋贈，她提供了生物所有的需要。在中國老祖先的概念裡，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造就天地的千姿百態；而在電影〈第五元素〉中，地、水、風、火是四個基本元素，最後成就一切的第五個元素，是愛，這個愛，是人類之於自然最重要的意涵。

在學習去愛人之前，人類是生而愛著自然的。出於這份天真的愛，人類不停探索自然，在自然中發展自己的技藝，從在岩壁上作畫、將石塊磨利做工具使用，到用石材木頭建屋子，然後不斷觀察自然，並且將其中運行的道理實踐在技藝之中，跨越時間空間、種族地域。然而幾千年過去，人類的發展已遠遠超出原初的手工技藝而到達幾乎無所不能的科技領域，因習慣了方便似乎再多再快都不能滿意。慾望成就了人也奴役了人，用物品填心靈的空虛，用社交媒體討虛擬的關愛。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早在 20 世紀中期就指出，「技

術」這個看似中性而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必然會驅使我們對世界採取實用的觀點來看待，並且毫無節制取用自然資源，造成危險的後果。

不過，這個時代依舊有一群忠於對物件真實的愛的人，台灣在地品牌 DRILLING LAB 的設計師 Lu Wei Chen 陳呂維便是如此。以工業實務設計的經驗出發，取工業用的勾夾、腳踏車零件等為原型，陳呂維重新賦予配件之於人的意義，不再是完成造型的飾品，而是存在本身就具備價值的配戴裝置。

醫療用不鏽鋼經過傳統鑄造、車削、研磨、整形等工法完成了無時間性的赤裸質地，除去主題性、裝飾性、創意性甚至藝術性，DRILLING LAB 給予的僅僅是裝飾於身體的元件，這是陳呂維自身關於何謂極簡的理想主義，也是他對於如何將設計回歸到自然而生的堅定答案。獻給這個世代。



訪談：

PPAPER X 陳呂維

(DRILLING LAB 創辦人暨設計師)
www.drillinglab.com

從小到大，第一個特別有印象的金工品是什麼？

小時常在家裡的裁縫機上看到母親有許多縫布使用的手工具，其中有件後來才知道叫頂針環的戒指。這個當時誤認僅是裝飾品的戒指表面有著一顆顆的凹孔，特殊的觸感讓我時常把玩著它，直到很久後有次母親幫我縫補衣服時才了解那戒指上的一切處理都有著功能性。

當初創立 DRILLING LAB 的動機？

在創立 DL 之前，最早在公司裡擔任 3C 電子產品的設計師，後來開始自己承接產品設計的案件，並同時創作與嘗試生產、銷售商品。在這些不算短的學習經歷中，自己對於「設計」也有些心得與企圖心，我

想透過創立 DL 將心中剛萌芽的實驗性作品放入市場試試，並以品牌經營的層級清楚完整地與消費者直接溝通。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創建一個空間，並在那裡釐清與滋長心中雖然模糊卻一直引導我的信念。

就你所知，你的作品中哪一件製作最耗工？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我們的製作以工業加工為主，手工打磨、整形與組裝為輔。傳統加工有許多有趣的地方，雖然每次製造都會產生些許痕跡的相異，但我們喜歡這種變化，所以刻意保留專屬它的獨特性格。有點像製作料理時，每個工序除了要依照不同食材狀態做調整，也須同時為每個要素的原味適當做出保留。所以我很難具體說明製作時間為



(對頁) 以「攤開工具組」為設計概念的 Clamp 系列包裝設計，將內容物包含螺絲、六角扳手等元件攤平呈現出彼此之間的連結，採用高比例回收紙漿灰卡紙與傳統凸版印刷保留紙質本色，並以手工裁剪的腳踏車內墊橡皮圈固定包裝。入選 TOPAwards Asia 包裝設計，©DRILLING LAB / (本頁) 以工業夾具為原型的 Clamp 系列包含夾式耳環、戒指與手環，暴露在外螺絲、六角扳手等活動式元件內涵對工業器械的信賴感，以及舊時代的務實，©DRILLING LAB

何，因為我們花相當多的精力在探索、調整這類些微的差異。

在創立 DRILLING LAB 之前，你是一個喜歡戴飾品的人嗎？創立 DRILLING LAB 之後呢？你會把你的作品當作是「飾品」嗎？

從前我是一個不會佩戴任何裝飾品的人，更進一步說就是樸素，或許是成長背景有著男性不該重視外表而需實在生活的心理情結，在我心底甚至對於裝扮這件有著壓抑情緒與罪惡感，但時間漸漸讓我發覺自己渴望追求美感表達的那一面，在這樣衝擊的心理狀態下，從事物件的設計工作成為我宣洩的窗口，所以飾品反倒像映射這種理性壓抑與表達慾望所產生的矛盾體，一種嘗試改變裝飾定義的表達媒介。

在所有作品中，自己最喜歡哪一件？為什麼？

一直以來我期許自己的設計能做到自然生成的狀態。所謂「自然生成」是不以創意附加為出發，而是透過設計引導生活環境中素材的潛質與新可能。

目前我最喜歡的作品是「Clamp earring」，因為在發展初期，發現早期的夾式耳環本身結構就是一種 Clamp，我僅透過移除多餘裝飾來純粹表述結構本體，所以它有著所有作品中最低限度的著墨痕跡。

請跟我們談談你心中的「極簡」。

對我來說極簡是一種理想主義，一個幾乎無法達到卻值得去追隨的烏托邦。我想傳達的簡約精神較像是舊時代務實主義中屏除過度感性浪漫而對生活自省自覺的生存本質。

許久前曾短暫在國外獨自生活，感受了舒適圈外全然陌生的孤立感，這激發出自己沒有過的生活注視，理解到人類若如其他動物在野生環境中帶有危機感，戒慎地生活或許更能意識到存在的首要目地。如在逃難時所抉擇攜帶的物件必然是最為珍貴的，這樣有意識的限縮下，可以清醒地認識到最真實的自我。所以極簡對於我不在於感官的審美，而是面對未來環境資源必然枯竭下為基本生存所做的務實取捨。我期望自己的設計能保有以上想法，讓穿戴我作品的人能感受且認同這種限縮慾望的美學意識。

你怎麼看待現在時尚界流行的極繁主義？

關於極繁主義，我並不確定其背後精神為何，目前我所看到的更多是在視覺的呈現。我相信每種思潮興起都顯露著世代對未來的嚮往。極繁主義將諸多元素同時呈現在單一物件上，看似不相關卻意外協調，很像現代生活在同時間接收大量多元資訊的縮影。如今世界多元並茂使每個人內在的需求橫跨著多個面向，縱使奉行質樸簡約的我，也會透過聆聽很喧鬧、很重的音樂來進入創作專注的精神狀態，或許這世代的人們都存在著極繁主義的狀態吧！

比起設計師，我們認為你的作品更像來自一個會金工的藝術家，在這過程中你堅持的美學是什麼？

我相信我們之所以會知覺到美感，是因為物件不僅是純粹外觀上達到了某種協調，還可能包括生態性、機能性的和諧。就如空戰戰鬥機其造型純然為機能而生，但卻也能在外觀感受到它的性格與美。

「產品」的本質為工業製造，所以在設計時，我刻意放下造型語彙的雕琢，轉向

學習生物在遭遇外在嚴苛的生存條件下，而被迫進行「演化」來競爭的邏輯發想，透過機能用途的制定、傳統工業老式工法與素材的條件限制下發展有效直接的物件型態。

以這樣工學的思維與直觀態度抹除任何感性語彙與主題指涉，或許用「裝置」來解釋我的作品會更加貼切。純然結構樣貌依舊能帶出觀感上的美感與個性。

有人跟你談過聯名企劃嗎？你認為你對這方面的妥協度在哪裡，比方說，你是否可以接受推出滿版印花外包裝的聯名款？DL 曾執行過聯名企劃。我看重共同呈現時耳目一新的風貌，雖然並非是風格相似的品牌，但前提絕對是彼此具有共通的理念，所以並不會在妥協的基礎下合作。滿版印花在初步想像或許並不是一個貫徹品牌精神的組合。

目前的業務推廣到哪裡呢？日後有什麼規劃或期許？

目前 DL 在國外許多城市有實體銷售據點，如紐約、哥本哈根、倫敦、曼谷、京都、首爾、香港、澳門、北京……等，當然台灣的選物店一直是我們的重點。另外我們也在網路平台進行推廣，像是在 Facebook 上會透過定期的專欄寫作來傳達品牌的理念。

前些日子雖然 DL 在市場端看似較沒動作，其實是因為正處於新品開發的階段，期待明年初能夠如期與大家分享。在未來，設計上計畫以更多元的品項來描述我們的生活態度，除了飾品也可能會是生活商品，而曝光平台則能擴展不同的形式，如 POP-UP SHOP、展示會……等，請大家持續關注我們的品牌！■

